中国传统文化对黑塞与荣格的共同影响

陈 敏

©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89–99 页

内容提要：在对欧洲现代文明的反思中，黑塞与荣格均将目光投向东方，中国文化丰富了他们的思想，补充了他们自我精神发展的理论。那么他们是如何接受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研究黑塞与荣格思想互动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两者对欧洲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汉学家卫礼贤的交往以及黑塞与荣格创作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三个方面来梳理中国文化对黑塞与荣格的影响，从而指出两者产生共鸣的共同思想背景。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卫礼贤 黑塞与荣格

WATERBASED

科学技术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增强人类战胜自然能力的同时，摧毁了现代人精神寄托之寓：宗教和传统文化。荣格记录的非洲游历中，把充斥着现代文明的欧洲称为“一切魔鬼之母”：我享受这仍然是一片原始土地的“神性和平”。……在我和一切魔鬼之母的欧洲之间，横亘着几千英里。在这里，各种魔鬼对我可谓鞭长莫及，这里没有电报，没有电话铃声，没有信件，没有来客。我的精神力量得到了解放，自由自在地归返到了原始的宽阔天地。[1]

现代文明的弊病，战争带来的毁灭使黑塞对欧洲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精神。黑塞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盲目的“信仰”，这种精神片面地辖制着个体精神世界的发展，令黑塞备感窒息。黑塞认为，欧洲文化具有片面性，欧洲中心主义继续发展下去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欧洲不向其他文化（还有古代文化）开放以及不能做到开放的接纳态度，那么欧洲就陷入落后狭隘的地方主义危机之中。[2]

一、从西方投向东方的共同目光

无论是黑塞还是荣格，都曾经对欧洲文化做过深入研究。两人均发现在欧洲现代文明中，其宗教和文化已经缺乏生命力，需要寻找新鲜的血液让它复活、重生。在当时“东学西进”的潮流中，他们把目光均投向东方。

战争也促使黑塞对欧洲文明进行全面反思。在他眼中，曾经所信奉的欧洲文明不再健康，并且在沦丧。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对人类现代文明的担忧使这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深深陷入痛苦之中。黑塞认为如果按照人类精神领袖琐罗亚斯德和老子提出的精神要求来衡量的话，现代人还是类人猿。[3]他开始转向东方，并认为亚洲可以成为人类崇高心灵的代表。“只要人们还彼此残杀，在欧洲的引导下，我质疑对人类进行划分的行为。我不相信欧洲，只相信人性，相信尘世的心灵王国，所有的民族都共同分享这个王国。我们要感谢亚洲，它是心灵王国最为崇高的代表。”[4]

西方文明的衰落，战争迭起导致信仰危机，

1 荣格，《荣格自传 回忆·梦·思考》，刘国彬、杨德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31页。

2 Michaela Zaharia, *Exotik als Brücke zwischen Kulturen: Hermann Hesse und die unendliche Weite der Exotik//Exotische Weltbilder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von Max Dauthendy bis Ingeborg Bachmann,* Bd.104, Hamburg: Verlag Dr. Kovač, 2009, S. 119.

3 福尔克·米希尔斯编，《黑塞画传》，李士勋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3页。

4 Volker Michels, *Materialien zu Hermann Hesses >>Demian<<,Bd.1,*Frankfuh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93，S. 99.

比较-正文.indd 89 17-12-14 下午4:14

精神危机促使荣格严肃思考精神世界的问题："那些新教徒们被抛进了一种毫无遮拦的境况之中，这境况足以使自然人瑟瑟发抖。当然，新教徒已经启蒙的意识绝不会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平静地在别处寻找着欧洲已经失去的东西。我们寻找着灵验有效的形象，寻求着能够满足我们心灵和头脑不安的思想形式，于是我们发现了东方的宝藏。"[1]

荣格把西方的宗教视为"全然僵化的东西，仅仅成为人们应该信仰的对象而已，鉴于这一原因，一般有教养的欧洲人的宗教需要及其信仰的头脑和哲学的思考为东方的象征所吸引这一事实也就毫无令人惊异之处了。他们是为印度那些神的概念和中国道家哲学的深渊所吸引。"[2]这句话也揭示了荣格在学术研究中接触东方文化的缘由。荣格指出，欧洲现代文明导致欧洲失去了文化之根，也就失去了生命的蓬勃生机。在学习东方智慧的时候，能够体验到一种充满生命的东西。

黑塞面对欧洲文化中的矛盾和不足，寻找到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荣格也抱着与他同样的态度来审视欧洲文化。他曾经说道："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从外界观察我们的民族，我们如何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特点呢？从外部观察意指从另外一个民族的观点来进行观察。为此，我们必须获取关于外国集体精神的充分知识，在这一习得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构成民族偏见和民族特质的种种矛盾。凡是我们恼怒于他人的一切，都会促使我们了解自己。我了解英国，因为我是瑞士人，对英国的某些方面感到不适。我了解欧洲，了解我们最重大的问题，只因我是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某些方面感到不适。通过我和许多美国人的交往，通过我在美国的逗留、在美国的旅行，我获得了对欧洲人性格的许多深入了解；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最有用的，莫过于一度从摩天楼顶上远眺欧洲。我第一次从撒哈拉沙漠观察欧洲场景，周围是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与我们的关系和罗马古代对现代的关系多少是一样的；当时我渐渐意识到，甚至在美国，我仍然受到白种人文化意识的感染并囿于其中。"[3]

在荣格看来，西方千百年来所建树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传统文明被现代人所遗忘。但是它依然存在，只是变换了形式，"白昼所遗忘的神话黑夜继续叙述，被意识贬低成平庸和可笑琐屑之物的强大形象重又受到诗人的承认，又在预言中复活；因此，这些形体也能够'变换形式'，受到善于思考的人的承认。过去的伟大形象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已经消亡；它们只是变换了名称而已。"[4]荣格一直在关注着西方文明的救赎和持续发展，这种关注表现在他对于圣杯的求索和对"哲人石"的探寻。

东方的旅行，对印度文明的探究只是推动荣格寻求救赎现代西方文明的方法。但是这显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他在自传中描述自己的心声"为了你的同伴寻求救世主吧，这是你的急需。你的状况岌岌可危，你正面临毁坏千百年来所建树的一切的直接危险。"[5]在荣格看来，现代西方精神的困乏和象征的贫瘠已是不争的事实，欧洲要勇于承认这一点，并积极走进他文明之中寻找解决之道。东方传统文化保留了人类原始精神，这对荣格的研究非常重要。荣格通过卫礼贤了解到中国道家思想之后，敬佩地发现道家的主要精神和思想，尤其内丹功法与他的分析心理学非常相似。荣格认为西方现代心理学可以成为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西方人通过心理学才能够真正理解东方智慧，并将受益于可以满足欧洲一切精神需求的东方智慧。

黑塞和荣格对于东方思想有着相似的态度：面对东方文明不能够简单地采用拿来主义。简单的模仿和继承东方文化绝对不是拯救欧洲现代文

1 荣格，《荣格文集——让我们重返精神家园》，冯川编，冯川，苏克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2 荣格，《荣格文集——让我们重返精神家园》，冯川编，冯川，苏克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44页。
3 荣格，《荣格自传 回忆·梦·思考》，刘国彬、杨德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18页。
4 荣格，《荣格自传 回忆·梦·思考》，刘国彬、杨德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44页。
5 荣格，《荣格自传 回忆·梦·思考》，刘国彬、杨德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44页。

比较-正文.indd 90 17-12-14 下午4:14

明的正途。他们认为应当汲取东方思想的有益成分，帮助西方思想重新强大，反对放弃西方的传统思想，甚至直接谎称东方文化是自己的文明遗产加以继承。只有通过学习东方智慧，立足自身现实，修正西方现代文化中的不足，才是西方文化持续发展、完善的正确道路。

荣格重视个体的生命，希望透彻地认识人类精神世界，重返和谐的人类精神家园。如同“卫礼贤赋予这种东方的精神财富一种欧洲的意义那样，我们也应该将这种意义转化成生命力。”[1]欧洲人向东方学习的应当是传承历史文化的精神，而不是简单地模仿那些东方的瑜伽功夫，学习的出发点是基于欧洲的现实。荣格警告欧洲的学习者不要因为学习而迷失于东方的智慧之中，从而失去了发现自身现实的能力。

荣格说“我们是基督教象征体系确定的法定继承人，但不知怎么我们却浪费掉了这笔遗产。我们让祖先们建造的房屋塌成了一片废墟，如今又想着闯入我们的祖先们从来就不知道的东方宫殿中。”[2]

黑塞则说：“我们根本无法从这些外来的古老智慧之中获得拯救人生的新观点，我们也不应该抛弃我们的西方文化而变成中国人！只不过我们在古老中国，尤其在老子那里，得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启示。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实在太过于忽略。在那里我们也见到了本应习惯和熟悉的自然力量，只是我们自己心有旁骛，从而太过长久地不再关注它。”[3]

黑塞更希望通过共建多元文化而达到人类精神共同进步。“希望整个世界都变成欧洲文化或者中国文化是一种愚蠢的想法。我们应该在异域思想面前秉持这样的态度：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学习和汲取的，至少遥远的东方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就如同许久以来我们对西亚的东方所采取的态度一样（人们现在只想着歌德！）。”[4]

于是，黑塞与荣格都成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研究者。中国传统文化对荣格和荣格心理学的发展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荣格心理学强有力的佐证。黑塞树立了这样一种理想：通过不断学习各民族的思想智慧使人类的精神世界达到和谐与完整。他希望各民族文化取长补短，建立一种联盟文学。在黑塞的跨文化尝试中，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智慧不断地出现在黑塞中后期的许多作品中。例如《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等都展现了他在多种文化探索之后的思想总结，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雷欧、克乃西特身上体现出多文化共栖互补的特征。

二、黑塞、荣格认识中国哲学的桥梁——卫礼贤

从历史层面上看，黑塞和荣格接受中国老庄哲学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中国文化早在16、17世纪之交，就通过传教士们的大量报导、著述和通信，介绍到欧洲。从此，中国文化在欧洲被热捧了长达近两个世纪。在德国，这股“中国热”于启蒙运动和洛可可时期达到了顶点。在那时，出现了许多积极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他们主张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并虚心向中国学习。例如托马修斯（Ch. Thomasius, 1655-1728），莱布尼兹（G.W.F.v. Leibniz, 1646-1716）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 Wolf, 1679-1754）等人，他们对中国儒家思想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从那时直至20世纪，欧洲的传教士们一直在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着中介工作。

在这个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在西方又出现了一次广泛的传播。此次东学西进的传播中，享誉全球的汉学家卫礼贤无疑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最重要的传播者之

1 荣格，《人、艺术与文学中的精神》，姜国权译//陈收主编:《荣格文集》，第七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73页。
2 荣格，《荣格文集——让我们重返精神家园》，冯川编，冯川、苏克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3 Hermann Hesse, *Chinesische Betrachtung//China 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h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 142-143.
4 Hermann Hesse, *Betrachtungen und Berichte I*// Hermann Hesse,Volker Michels(Hrg.), *Sämtliche Werke*: Bd1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3, S. 470.

比较-正文.indd 91　17-12-14 下午4:14

一。他译介了中国传统经典古籍中的主要文献，并撰写大量论文，为中国的哲学、历史和现状研究做出不朽的贡献。卫礼贤在近现代基督教传教史、西方汉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卫礼贤最初是德国基督教同善会的一名教士。1897年来到中国青岛，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直至1924年才返回德国。在华期间，他从初学汉语到被中国文化魅力深深吸引，继而潜心研究汉学思想一生不辍。他学习汉语时认真到“连睡觉都在学”。[1]据不完全统计，卫礼贤一生出版的专著有二十四种，译著十四种，在报刊发表文章二百四十七篇，（据《SINICA》五卷二期，1930年4月），还主编过八种杂志。[2]有学者认为，卫礼贤最大的贡献在于对中国典籍最为全面的翻译工作。他翻译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易经》、《吕氏春秋》、《道德经》、《列子》、《庄子》等，几乎涵盖了儒、道等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经典著作。20世纪之初，藉由他的译介迅速使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入德国思想界主流。对当时的德国社会，尤其知识精英阶层产生了重大影响。

卫礼贤不仅在中国典籍的翻译方面贡献巨大，在海外汉学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他所撰写的一系列汉学研究著作对20世纪以来西方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有着重大影响力。1926年，卫礼贤出版了《中国之魂》（Die Seele Chinas），1928年此书英译本出版。随后在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部作品恰好触动了当时读者的神经。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后，试图从遥远的东方寻找新的生命意义。卫礼贤在书中把“来自中国的人生智慧”推崇为“现代欧洲的良药和救赎”。卫礼贤在汉学方面的伟大成就受到当时德国学界的高度评价。法兰克福大学授予他汉学荣誉博士。当时，他成为中国古代圣人的诠释者。他撰写的《孔子与儒家学说》、《老子与道家学说》、《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史》等著作，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必读作品。

卫礼贤的译著和思想既帮助20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了解中国文化，也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其中有文学家黑塞、凯瑟琳、施威策尔、剧作家布莱希特、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分析心理学理论创始人C. G.荣格等。

黑塞重要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几乎都是来自卫礼贤的德文译本。黑塞曾经针对当时德国汉学研究的著作撰写了大量书评，除了卫礼贤之外，还包括汉学家叶乃度（Eduard Erkes）、格里尔（Grill）、卡拉邦德（Klabund）等等。但对卫礼贤相关的评论数量最多，早在1910年卫氏《论语》译本出版时，黑塞就已经注意到这位神父的“敏锐意识和明显的精神性”。在读完《道德经》译本后，黑塞写道：“中国哲学家老子，在以往的两千年内都不曾为欧洲所知，但在过去的15年内却被翻译成所有的欧洲语言，他（卫礼贤）的《道德经》也成了流行书籍。”[3]

卫礼贤的译本帮助黑塞更加热切地关注和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哲学。卫礼贤的下列著述：1910年《论语》译本；1911年辜鸿铭的《中国抵抗欧洲思想》译本；1914年《中国民间童话》编译；1914年《中国小说》编译；1924年《易经》译本；1928年《吕氏春秋》译本；1930年《礼记》译本等，黑塞都撰写了相关书评。还为纪念卫礼贤的《人与存在》（1931）撰写书评。另外，黑塞专门为卫礼贤逝世而作了悼文。1956年为卫礼贤传记出版撰写了纪念文章《中国和欧洲的中介者》（Ein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这一系列文章既证明了卫礼贤在黑塞接受中国文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传递出中国思想在

1 卫礼贤，《青岛的故人们》，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2 卫礼贤，《青岛的故人们》，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年，第6页。
3 Hermann Hesse, *Betrachtungen und Berichte I*// Hermann Hesse,Volker Michels (Hrg.), *Sämtliche Werke*: Bd1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3, S. 470.

比较-正文.indd 92 17-12-14 下午4:14

黑塞的精神历程中历久弥新的影响力。中国精神为黑塞营造了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使他呼吸到陌生的清新空气，为他在欧洲现代派作家所面临的对立与分裂的痛苦和困惑中，为他在20世纪初期极端混乱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创造了一片平和而统一的精神乐园。

中国经典中对荣格最具影响力的是卫礼贤所译的《易经》、《太乙金华宗旨》，以及老庄典籍。在《易经》的帮助下，他提出了“共时性原则”，并将它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内在基石。荣格在纪念卫礼贤的悼文中说：“威廉海姆一生的工作，对我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苦苦寻觅、努力探索、思考，并竭尽所能进行的研究工作，这些关系到如何减轻欧洲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事实上，我感到威廉海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思想，我从他那里的收获远远胜过其他任何人。”[1]“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工作给我们注入了中国精神的鲜活萌芽，它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世界观。”[2]荣格将他做为自己终生的良师益友。卫礼贤所带来的中国文化也成为其分析心理学的深厚基础和佐证。

三、黑塞与中国文化

黑塞从小就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和接纳的态度。在他长期的治学写作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典籍作品，十分热爱东方文化，尤其偏爱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从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长久以来，黑塞的作品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他则被视为德语文学中接受东方思想的典范。

其实，由于外祖父的影响，再加上20世纪初欧洲的文化悲观主义，黑塞很早就开始关注东方文化。最初他是在印度文化中寻求精神安慰。但是，在1911年的东方旅行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印度文化的欠缺。不过，这次东南亚的旅行令黑塞有机会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这成为他旅行中的意外收获：了解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

1911年9月初，黑塞与其朋友画家汉斯·施图岑耐格（Hans Sturzenegger）一起登上开往印度的客轮，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东方之行。黑塞先后旅经科伦坡、槟榔屿（Penang）、吉隆坡、新加坡、占碑（Djambi）、帕莱昂（Palaiang）、巨港（Palembang，苏门答腊）等地，回来时途径新加坡、科伦坡、康迪，并登上了锡兰的最高峰——亚当峰。[3]

黑塞在这次被称为“印度之行”的亚洲之旅中看到了他从小就梦想的印度文化，然而此次旅行最大的收获却是黑塞发现了中国。在东南亚旅行中所观察或接触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当地民族的比较，让黑塞切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无穷生命力。认为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民族”。[4]黑塞1911年11月给卡拉德·豪斯曼的信中写道：“在民族方面我见到了马来人、爪哇人、塔米尔人、锡兰人、日本人和中国人。关于最后的这种人必须说伟大：一个令人敬佩的民族！”[5]1919年7月26日黑塞写给爱丽斯·洛特侯德（Alice Leuthold）的信中道：“多年以来，我一直坚信，欧洲思想正在走向没落而且需要回归到其亚洲起源。多年里我敬重佛祖并且从少年时起就阅读印度的文献。后来，我更多地了解了老子和其他中国人。就这些思想和研究来看，我的印度之行充其量不过是一段附带的文字和图片。”[6]从此，中国文化与黑塞的一生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吸引着这位特立独行的诗

1 C. G. Jung, *Richard Wilhelm: In Memoriam//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translated by R. F. C., Hull, Vol.1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62.

2 C. G. Jung, *Richard Wilhelm: In Memoriam//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translated by R. F. C., Hull, Vol.1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55.

3 福尔克·米希尔斯编，《黑塞画传》，李士勋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24页。

4 Hermann Hesse, *Gesammelte Briefe*, Bd.1, herausgegeben von Ursula und Volker Michels, Frankfuh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3, S. 204.

5 福尔克·米希尔斯编，《黑塞画传》，李士勋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24页。

6 Hermann Hesse, *Gesammelte Briefe*, Bd.1, herausgegeben von Ursula und Volker Michels, Frankfuh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3, S. 409.

比较-正文.indd 93　17-12-14 下午4:14

人。他研究中国文化长达六十年之久，并在自己的许多作品和人物中都融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黑塞研究专家福尔克·米歇尔斯在论及黑塞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时写道："人们很难在20世纪的德语作家中再找到一位像黑塞这样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再难有像他那样对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付出如此多心血之人。更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坚持五十多年地呼吁，我们'必须把中国文化放在与我们同等地位上来研究，无论以后会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无论如何中国都可能对我们有所益处或者有所伤害'。因为中国人在他看来，'是一个不会回顾过往，而总是看向未来的一个民族'。也没有任何一个德国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融进如此多中国的思想，以至于在他生命走向终结之时说到：'诗经、易经、孔子的学说、老子到庄子和荷马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都是我的教育者。他们帮助我成为一个善良、睿智、完美的人。'"[1]

黑塞曾说过："我的大半生都在研究印度和中国文化，"但是"在真正接触了真实的印度，印度的精神和文化之后，我依旧感到那种令人无法平静的思乡之痛，就如同以前在欧洲的感觉。印度思想依旧不属于我。"[2]在亲身体验了印度文化之后，他看到了印度精神欠缺一种强健的生命力。印度土著居民给他留下虚弱、衰颓的印象。而中国人宁静、勤劳，中国文化充满勃勃生机。在中国的书籍中，黑塞发现了"接近生活的精神，以及一种高尚的、决心到达最高伦理要求的精神性和感性、日常生活游戏与刺激间的和谐——高度精神化和天真的生活享受之间的睿智摇摆。"[3]这些体现出中国智慧更符合人性的自然。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如同一个巨大的磁石，深深吸引着黑塞。

黑塞与中国文化的初次接触大致始于1905至1907年之间。[4]从三十岁左右开始，他大量阅读了有关中国文化的翻译作品，由此开始了一段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为发端，寻求欧洲文化解救道路，完善现代人精神世界为目标的中西方精神交流史。

黑塞创作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品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直接以中国母题进行创作；第二种为含有中国思想的诗学作品；第三种为谈及和评论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书评、散文、游记、杂文和大量的信件等。

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有：写于1913年的童话《诗人》(der Dichter)，[5]讲述中国诗人韩福克从少年时期离家，辞别父母，新婚妻子，向一位隐居的大师学习诗歌艺术直至耄耋之年。这一题材直接取自《列子·汤问篇》的"薛谭学讴"。

赞美诗《献给女歌手婴宁》(An die Sängerin Ying-Ning，另一题目为An eine chinesische Sängerin)，[6]表现了"我"在船上听到她美妙的琴音和歌声，而深情相爱。这首诗并不是转述《聊斋志异》中狐仙与凡人的爱情故事,但从女主角也被起名为婴宁，男主人公邂逅与她，从而一见钟情这两个情节来看，有着仿效《聊斋志异》中《狐女婴宁》的可能。

短篇小说《国王禹——古老中国的一个故事》(König Yu-eine Geschichte aus dem alten China)[7]则是改编了我国古代史书《东周列国志》中"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黑塞作品中的国王禹不再是史书中那个暴戾寡恩、荒淫无度的昏君，而是一位善于纳谏、知书达礼的贤君。但是他也是一位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情痴，为搏褒姒一笑，不惜置社稷于不顾，最终失去国家和性命。黑塞以浪漫主义情怀书写了一曲不恋江山爱美人的爱情悲歌。

另外，黑塞还以《中国喻言》(Chinesische

1 Hermann Hesse, *China 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e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Vorwort, S. 9.

2 Hermann Hesse, *Betrachtungen und Berichte I*// Hermann Hesse,Volker Michels(Hrg.), *Sämtliche Werke*: Bd1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3, S. 422.

3 Adrian Hsia(Hrg.), *Hermann Hesse und China*,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4, S. 52.

4 马剑，《黑塞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5 Hermann Hesse, *China-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e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 37-44.

6 Hermann Hesse, *China-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e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 55.

7 Hermann Hesse, *China-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e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 76-82.

比较-正文.indd 94 17-12-14 下午4:14

Parabel）[1]为题，撰写山翁春朗的马丢失之后，它又带回一群马，儿子因为骑马而摔断腿，导致残疾。儿子的残疾又帮助他避开了服兵役的命运。这则寓言显然是来自《淮南子·人间训》中“塞翁失马”的寓言故事。

黑塞还撰写了一篇名为《祖咏》（Dsu Yung）[2]的短篇故事，讲述了唐朝诗人祖咏参加科举考试的轶事。故事中讲到，青年祖咏参加科举考试时，被要求以《南山的上一场冬雪》为题写诗。祖咏于是写了一首四句诗。考官认为这首诗太短很不满意，按照考试规定应该至少写八句，于是让他重新写。祖咏思考了一番以后，只回答到：“意尽。”考官再次审查这首诗之后，承认的确如此，并接受了他的考卷。后来，祖咏的这句话成为当时评判诗词公认的标准。[3]

黑塞在《最喜爱的读物》中写道：直到三十岁时，我都根本没有料到——中国的文学如此精彩，人类和人的精神中有一份中国的特殊贡献，我不仅喜爱它，珍视它，而且它甚至能够成为我精神的慰藉和第二故乡。[4]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出现在黑塞文学创作中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其20世纪的重要作品都闪现出中国元素。本文只是沧海拾贝，在其诸多佳作中采撷明珠一二。

中国文化中对于黑塞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从整体上看，黑塞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主要的三大流派——儒、道和禅宗思想都有所研究，老庄的道家哲学思想对黑塞的影响尤其深刻。《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悉达多》、《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等都成为黑塞展现道家思想的平台。黑塞将道家思想融于其创作中，希望能为当时衰落的欧洲文明找到一条重生之路，也希望能够为现代人的自我寻找和自我超越，重归精神家园铺就一条坦途。

中国唐朝最著名的两位诗人李白、杜甫深受黑塞喜爱。早在1907年阅读《中国牧笛》时，黑塞就对李白的诗句敬佩不已。李白的经历和性格让黑塞有着惺惺相惜的感觉。李白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应该也道出了黑塞当时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寂寞与苦闷。李白诗中所表现的放达不羁、豪情天下的气质最为黑塞所欣赏。诗中流露出的怀才不遇，寂寞黯然让黑塞有一种深深的被认同感。“诗圣”杜甫也成为黑塞最喜爱的中国诗人之一。这两位诗人甚至直接出现在《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这部小说中，由此可见黑塞对李白、杜甫的喜爱程度。

1919年4月，黑塞与第一任妻子分手，孩子分别寄养在朋友家。5月移居蒙塔诺拉，住进卡萨卡木齐，直到1931年。刚刚搬至新居，一切还未安顿下来，黑塞就开始用笔把自己在战争期间所压抑的创作欲望激情释放。这个夏天他写了《克莱恩和瓦格纳》、《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冬季开始着手写《悉达多》。1919年7月24日，黑塞和朋友们一起去卡罗纳，在那里认识了鲁特·温格尔，他的第二任妻子。这一经历也在《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中“卡莱诺的一日”章节有所描写。可以说，这部中篇小说实际上记录了黑塞在那个夏天的特殊经历：1919年是黑塞从战争回归生活，暂时从重重压力之下回到自由的日子。小说的主人公画家克林索尔整日徜徉在清山碧水之间，与朋友们饮酒作乐，泼洒挥毫，自比为中国唐代大诗人李太白。还有一位朋友赫尔曼，人称“杜甫”陪伴在其左右。这位画家如同李太白一样，浪漫不羁，又忧郁满怀。诗人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一分借酒消愁愁更愁的无奈和对人生苦短、年华似水的感叹。黑塞在文中引用了与李太白的《对酒行》、《将进酒》相近似的诗句：

1 Hermann Hesse, *China-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e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 98.

2 Hermann Hesse, *China-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e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 99.

3 事实上，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记载，祖咏在长安应试，按文题作《终南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唐代应试诗限五言六韵十二句，作者只写四句即交卷。考官让其重写，他坚持己见。问其故，曰“意尽”。结果祖咏未被录取。这诗精练含蓄，别有新意，一直流传至今，被清代诗人王渔称为咏雪最佳作。

4 Hermann Hesse, *Betrachtungen und Berichte II*// Hermann Hesse,Volker Michels (Hrg.), *Sämtliche Werke*: Bd1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3, S. 466.

WATERMARKED

比较-正文.indd 95　17-12-14 下午4:14

生命匆匆消逝如电，
光华乍露便难觅踪影。
但见天空大地常驻不变，
人的容颜匆匆随时流逝。
噢，斟满酒杯因何不饮，
你还在等待谁人光临？[1]

今晨你的头发还乌亮似黑绸，
夜晚时便已像白雪覆盖，
谁若不愿活生生被折磨致死，
就举起酒杯邀明月共饮。[2]

此外，在“下沉之歌”章节中写道：“今天我要痛饮三百杯”，李太白嚷着说，同影子碰着杯。[3]这些情节应该是李白的《将进酒》和《月下独酌》的综合体。

这部作品不仅引用李白的诗句，还融进了中国道家思想。“下沉之歌”中克林索尔与来自亚美尼亚的占星家谈论西方文化趋于衰亡，艺术永恒问题时，占星家说：“下沉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上面与下面是不存在的，它们仅仅存在于人类的头脑里，存在于假想世界。一切对照都是假象。”[4]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显现，两者时间上不分前后，空间上没有大小。庄子在《齐物论》中说：“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橘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5]“彼出于是，是亦因比。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6]万事万物，有所成必有所毁，一切事物通体来看都将归于整体。下沉与上升，死亡与新生都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是相通的。因此占星师说：你倒不如说，我们乐意新生，在你看来是下沉，在我眼中也许却是新生。由此可见，黑塞以中国道家的思想来解释西方的没落。在此文中表达了希望从那个日薄西山的欧洲死亡中诞生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欧洲。文中直接点出诗人的思想来自中国道家：他（克林格索尔）为自己碰杯，他赞美下沉，赞美死，这是庄子的音调。[7]

黑塞在接受中国文化的时候，往往会将自己的一些想象和理想加诸于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中，从而使这个黑塞式的中国文化带有了乌托邦色彩。

黑塞谈及和评论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书评、散文、游记、杂文和大量的信件可以说数不胜数。从三十岁左右，黑塞就不断地接近中国文化，孜孜不倦地研究它，发表对它的认识和理解。黑塞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评论甚至超过了许多西方的汉学家。

黑塞的《来自印度》(Aus Indien 1913)、《中国人》(Chinesen，1913)、《回忆亚洲》(Erinnerung an Asien, 1914）以及亚洲之行中写给朋友的信件中不断向欧洲社会介绍、赞赏地评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他记述的槟榔屿见闻中称赞中国人是“东方秘密的统治者。”文中还详细记录了他聆听中国戏剧的经历，并高度赞扬了中国戏剧与音乐。[8]

散文《回忆亚洲》发表在1914年6月的《三月》杂志上。在这篇三年之后的回忆文中，他对

1 赫尔曼·黑塞，《婚约》，张佩芬、王克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53页。
比照：《对酒行》李白
松子栖金华，安期入蓬海。
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
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
天地无凋换，容颜有迁改。
对酒不肯饮，含情欲谁待。
出自《全唐诗》卷165_31.
2 赫尔曼·黑塞，《婚约》，张佩芬、王克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54页。
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出自《全唐诗》卷162-8。
3 赫尔曼·黑塞，《婚约》，张佩芬、王克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70页。
李白《月下独酌》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赫尔曼·黑塞著，《婚约》，张佩芬、王克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71页。
5 庄子，《齐物论》//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释》(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1-62页。
6 庄子，《齐物论》//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释》(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4页。
7 赫尔曼·黑塞，《婚约》，张佩芬、王克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73页。
8 Hermann Hesse, *Abend in Asien*//*China 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h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 123ff.

比较-正文.indd 96 17-12-14 下午4:14

中国的思考更加深入和理性。他在中国人身上第一次见识到了如此绝对一致的民族性，认为“必须把中国当作与欧洲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来研究，因为中国无论变成我们的朋友或者敌人，都会对我们大有益处亦或大有害处。”[1]

亚洲之行不仅促使黑塞更加勤奋地研读中国经典著作，关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时局，也令他更加客观公正，从敬佩欣赏的角度评价中国和中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黑塞先后发表了《中国思考》(Chinesische Betrachtung, 1921)、《中国拾零》(Chinesisches, 1926)，特意针对欧洲那些对中国文化抱有的偏见言行发表了客观的评价。通过评价孔子思想，黑塞多次表达对中国人的欣赏和敬佩。在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中，黑塞给予如此公正、中肯的评论是难能可贵的。1926年7月18日，黑塞在《福斯报》发表《中国拾零》(Chinesisches)，反驳欧洲对中国所盛行的看法：“中国人是野蛮的”。黑塞指出：中国人的美德、尤其是他们持久忍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更显现出他们民族本质中的优良本性。[2]

黑塞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促使他大量阅读中国典籍译本，并且孜孜不倦地记录下他的感受，不断发表对作品的评述。在黑塞所撰写的三千多篇书评中，针对中国作品的书评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黑塞最早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化的评论是1907年11月27日《慕尼黑报》(Münchne Zeitung) 副刊《雅典神殿大门》(Die Propyläen) 第5卷第9期132页上的书评《新瓶中的老酒》(Alterwein in neuen Schläuchen)。他在文中就汉斯·贝特格 (Hans Bethge) 修订和主编的中国诗集《中国笛》(Die chinesische Flöte) 发表了评论。他给予这部诗集高度赞扬：“一本令人感到惊异的书籍。……李太白，这位忧郁的豪饮者和多情之人，他的诗句将外表的豪放与内在悲哀完美结合。”[3]

1910年7月6日，黑塞在《雅典神殿大门》上发表关于《论语》德译本的书评：《德语孔子》(Confucius deutsch)。1911年发表于《三月》杂志第5期的《中国拾零》(Chinesisches) 通过评述《孔子》、《道德经》、《庄子》等著作的德译本，对中国哲学思想给予整体性评价。同年，黑塞在《雅典神殿大门》上发表《东方智慧》(Weisheit des Ostens) 一文，专评老子《道德经》德译本。1912年，黑塞针对中国学者辜鸿铭的《中国牛津运动》(德译本名为：Chinas Verteidigung gegen europäische Ideen) 在《三月》杂志上发表书评。1912年3月25日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了关于马丁·布博 (Martin Buber) 编辑的《中国鬼怪与爱情故事》书评。[4]黑塞还针对《红楼梦》以及元代戏剧，如《西厢记》等发表过书评。借助卫礼贤的译作，黑塞研读了中国古典典籍中非常重要的两部著作《易经》和《吕氏春秋》，对这两部典籍也写过多篇书评。

20年代黑塞曾经接触过中国禅宗思想。他真正开始细致研究这一思想是在70岁之后。他阅读了表弟威廉海姆·贡德特 (Wihelm Gundert) 翻译的《碧岩录》之后，多次撰写书评介绍和评述中国的禅宗思想。例如1961年在《宇宙》16期上发表关于《碧岩录》的评论。黑塞评论关于《辛克莱》所表达的思想时，就提到禅宗修炼过程中提升内在修为的重要方法——顿悟：

“《辛克莱》对我来说代表着那个躁动不安的火热年代，一个美丽的、无法挽回的世界走向消逝，重新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起初是痛苦的，后来内心变得清明。对立和矛盾的崩塌标志着认识在和谐统一道路上的顿悟，这种顿悟类似于几千年前中国禅宗大师们以神秘的方式所传递

1 Hermann Hesse, *Erinnerung An Asien//China 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h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 138.

2 Hermann Hesse, *Betrachtungen und Berichte I*// Hermann Hesse,Volker Michels(Hrg.), *Sämtliche Werke*: Bd1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3, S. 471.

3 Hermann Hesse, *Die chinesische Flöte//China 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h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 157.

4 Hermann Hesse, *Chinesische Geistergeschichten//China 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h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 165ff.

比较-正文.indd 97　17-12-14 下午4:14

出的内容。”[1]

中国文化无论在黑塞走向“内在之路”上，还是他探索内在之路的文学创作上都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四、荣格与中国文化

荣格对于心灵世界的描述，与中国道家所描述的自然界类似。他们的哲学思想都立足于宇宙万物的本质具有对立统一性。神秘主义倾向在荣格思想中是显而易见的。他把梦和一些未知的事物相联系，用来解读病人梦中以及自己梦中那些具有预见性意义的内容。这种释梦方式类似于中国的卜算。此种释梦之法，荣格在接触中国文化之前就已经发现并已着手从事。荣格曾经在1909年试图与弗洛伊德探讨对于未卜先知和灵学的看法，弗洛伊德则认为必须以可求证性为研究标准。荣格不得不在这方面放弃与他进行讨论。直到好几年后，弗洛伊德才认识到灵学的严肃性并承认“神秘”现象的真实性。[2]荣格在体验到诸多幻觉和梦的预见性之后，逐渐意识到潜意识的原型意象及其预见意义，认识到人类精神世界的客观性。1916年，荣格在潜意识下画出了第一幅曼陀罗画。[3]

1911年荣格发表了《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荣格与弗洛伊德思想分歧愈来愈大。1912年9月荣格在纽约所做的一系列讲座中，清楚地阐释力比多（精神能量）是一个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性欲更加广泛的概念，它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在普遍的象征或“原始的意向”中出现，而这些象征或意象显现于人类的神话之中。这些观点的发表导致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友谊于1913年彻底终结，也意味着荣格与弗洛伊德所代表的正统精神分析思想的分裂。他离经叛道的言论在当时引起广泛的质疑。

这一时期，荣格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根据自己的体验所发现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以及自性化理论孤独无助。这些压力和孤独甚至使荣格陷入精神危机。恰在此时，1923年，荣格主持的“心理俱乐部”中，通过卫礼贤的介绍和评论，荣格了解到中国的《易经》以及中国文化。荣格惊讶地发现，西方无意识研究早就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中。《易经》在荣格眼中包融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有学者指出，荣格“内倾”、“外倾”，以及相应的“思维、情感、感觉、直觉”四种心理要素，组建与完善其八种性格类型，与《易经》中的太极阴阳和四象八卦有着内在联系。[4]在《易经》的帮助和启发下，荣格提出了他的“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这一原则成为分析心理学发展的内在基石。

1927年，卫礼贤寄给荣格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论述道教炼丹术的文章草稿，标题为“金花的秘密”。荣格一口气读完草稿，惊喜地发现文中所述证实了他关于曼陀罗的想法。后来，卫礼贤又送给他一本关于中国道家炼丹术的德译本《太乙金华宗旨》。荣格看后更加振奋，自己那些关于曼陀罗、自性化理论的想法竟然得到了证实，只是给予他证明的竟然是来自遥远的中国。这令他感到不可思议、出乎意料。他写道：“这便是打破我孤独的第一件事。”[5]

这本书中的道家思想帮助荣格在思想和研究的关键之处——接触到自性的时候，“再次找到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6]从此，荣格被直接引导到中国“道”的观念上，[7]开始了与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亲密而执着的交流。1929年，荣格与卫礼贤合著了《金花的秘密》一书。

荣格自称为中国文化的忠实学生，还曾学习过汉语，深受汉字中丰富意象的吸引，称其为“可读的原型”。显而易见，对荣格和荣格心理学

1 Volker Michels, *Materialien zu Hermann Hesses >>Demian<<,Bd.1*,Frankfuh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93，S. 227.
2 荣格，《荣格自传 回忆·梦·思考》，刘国彬、杨德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34页。
3 同上，第149页。
4 高岚、申荷永，荣格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心理学报》，1998年第2期，219-223，此处，第221页。
5 荣格，《荣格自传 回忆·梦·思考》，刘国彬、杨德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72页。
6 同上，第184-185页。
7 同上，第184页。

比较-正文.indd 98 17-12-14 下午4:14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中国传统道家文化，强有力地佐证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结束语

为了拯救欧洲文化的没落，黑塞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尝试了一种开放式的文学观。在黑塞看来，拯救欧洲文化并不意味着把现代欧洲文化简单地引向东方文化，而是“欧洲文化的得救和继续存在只能通过重新找回精神的生活艺术和精神的共同占有。”[1]荣格则认为，学习东方智慧，能够体验到一种充满生命的东西，这为欧洲现代文明注入了生机。

综上所述，黑塞与荣格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相同的事业目标——探索人类精神世界和谐发展之道，为现代人回归心灵家园寻找通途；近似的思想倾向——用东方思想帮助西方文明重生，黑塞与荣格分析心理学思想产生了共鸣。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

WATERBASED

1 Hermann Hesse, *Erinnerung An Asien//China Weisheit des Ostens*, herausggeben von Volker Michels, Frankfuh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S. 140.

比较-正文.indd 99　17-12-14 下午4:14